

CITY MAGAZINE

城市人



ISSUE 404 | MAY 2010 | HK \$25 | NT \$100



半醉 HOW W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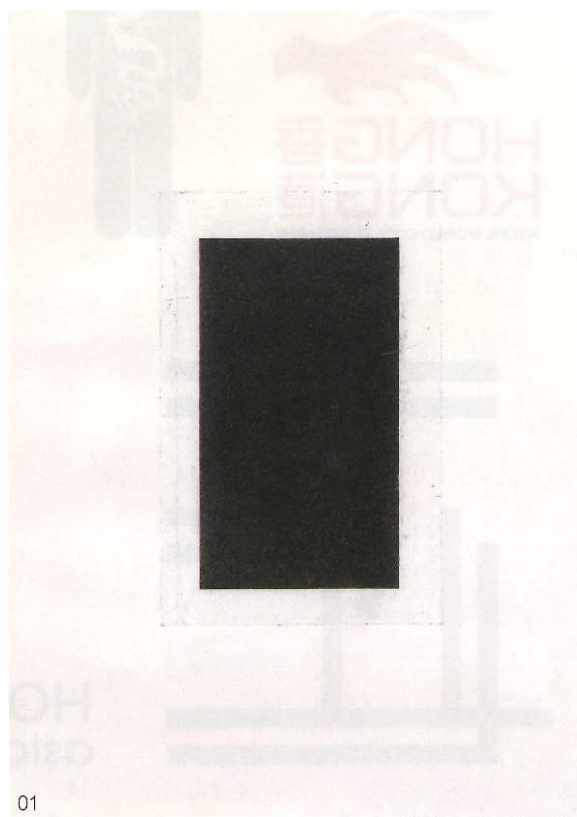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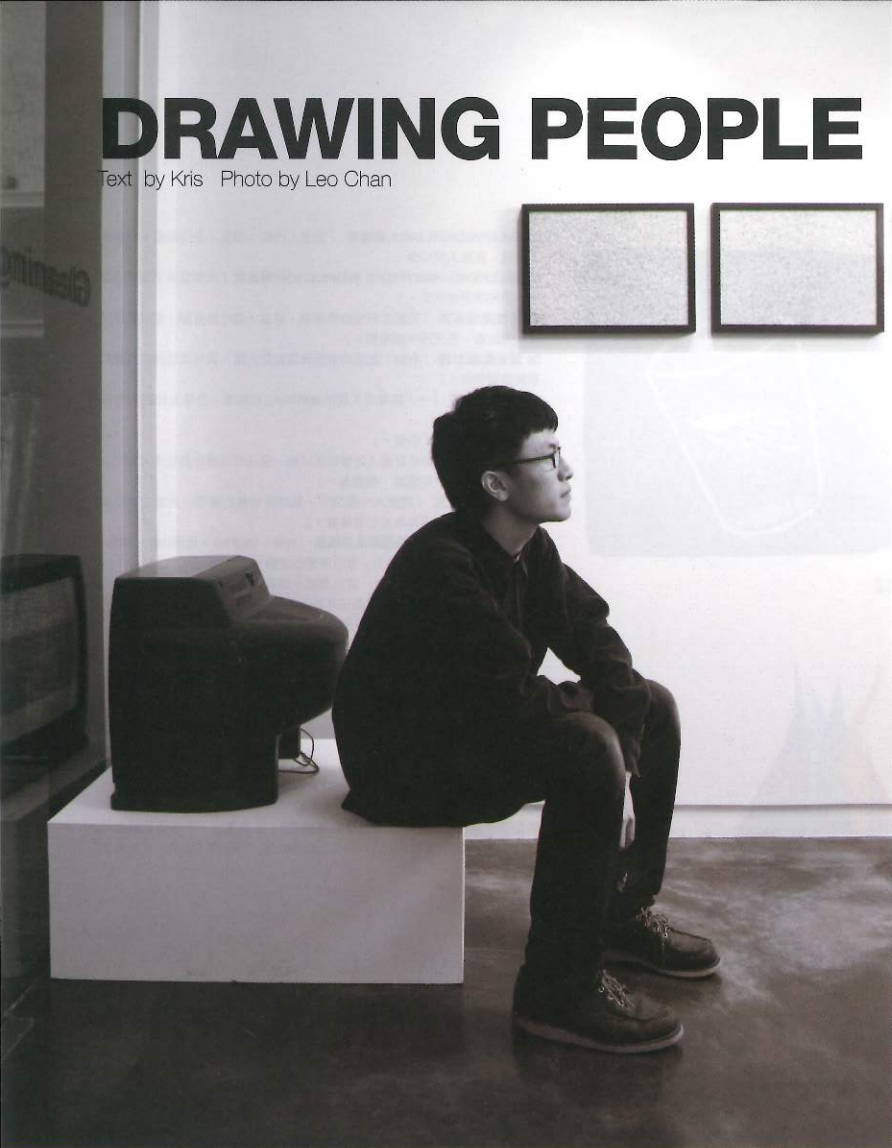
山本耀司：我討厭時裝！
《維多利亞壹號》電影紀念本

ISSN 1024-1205

9 771024 120012
www.cityhowwhy.com.hk

DRAWING PEOPLE

Text by Kris Photo by Leo Chan



GLEANNING

忘了忘不了

藝術畫廊的大門，其實是道隨意門。形態上當然不會常變，但每每門後的藝術作品又再度更新，門後所通往的空間又截然不同。GALLERY EXIT 安全口畫廊，今回又轉成一道時空之門，以無名物讓觀者在時間線上倒行，直達內心最空蕩純粹的一刻，重拾長久被封印的記憶和感覺。藝術家是鄭鎮楨。主題是《拾遺 GLEANING》。拾遺，太精準了，極富層次和意義。

拾遺 是過程

中國人，常說路不拾遺，也許就是不太欣賞拾遺；西方人，卻將拾遺視為情趣。拾遺，細緻拆解，是「APPROPRIATE LOST PROPERTY, MAKE GOOD OMISSIONS, AND DEVOTE TO A SPECIAL PURPOSE」。鄭氏，便是。憑感應，拾起工作室內的物件，視之為己，刪減物件所承載的過多回憶，純粹展露歲月，在物件刻劃的年輪，配合構圖，形成活脫脫令人遐想的無名物。

「我畫的都是STUDIO可見見的物件，用較細密的畫法，一比一的畫……繪畫是一個動作、過程，沒有特定題材，指定畫人或畫物。不會探究物件的故事，亦不太關注什麼代表什麼，用什麼堆砌出一個故事。接收沒有文字的訊息，是一種技巧……」老皮箱，真的很親切，衝動得想拿著他出走。紳士優雅中，又帶點天真，像載著一箱法術，兔子、絲帶，何時會跳躍出來？《RECORD SIDE A》，《RECORD SIDE B》，《OLD BLANK ALBUM》，《OLD BLANK ALBUM WITH BROKEN WRAPPING》……，把文字、聲音以質感留住，已很耐看。但連整個拾遺的過程，都鉅細靡遺的紀錄下來，真是細心如塵。那些來買畫的人，會一併把SIDE A SIDE B都買回去，還是只會單買一面？

拾遺 是補闕

SNOW SERIES，畫的是欲言又止的雪花，顧名思義，是浪漫的，是具感染力的。

「我會偏好繪畫一些不會有太大或太多MEANING的物件，沒有太多文字在上的東西，看似沉悶的物件，只要留意一下紋理，其實會發現更多東西。平常看相簿，因為相片，會看到一個個故事，但不想畫，空白的相簿，那種TEXTURE、殘舊的味道，已很足夠，很好看……就像雪花，電視機突然壞了，看得久，「幾過癮」……又或暫畫一個方塊，近看原來是本書，都很有趣……」

望著雪花，想起兒時空虛孤寂，無所事事，但不帶愁。再者，雪花載滿生機，隱藏無限爆炸力。看得久，墨水彷彿在動，在游走，像細胞分裂似的，秒秒刷出新畫面，製造新意義，勾起潛意識運作的紀錄，引起一連串幻象、殘餘影像。奇特的半醒，思潮不斷。尋常的言語符號，見慣見熟，所SIGNIFY的意義，其實又是歷史、社會、文化賦予，都有可能隨時間改變。可是，那種抽象的視覺噪音（VISUAL NOISE）卻是永恆，不受時空限制。NOISE，沒錯，是另一種VOID，純粹空白，不受符號網綁，意義變幻萬千。

拾遺 是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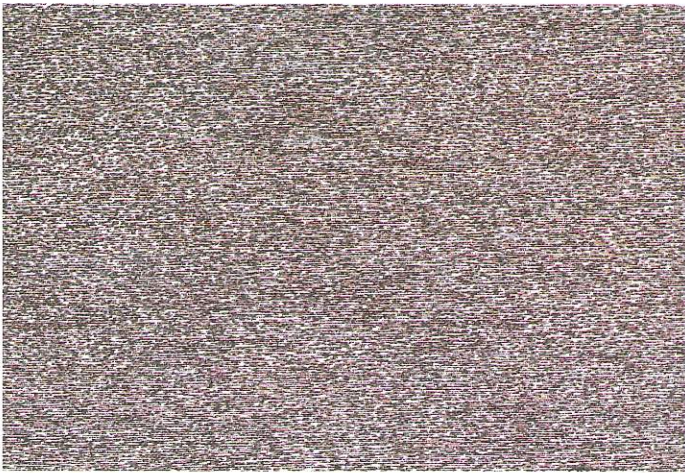
「畫畫又沒有太大原因，藝術可能是關於些被遺忘、遺失了的東西……老土一點說，日光下無新事，不能只說創新，而是注重觀點是否獨到，PICK UP起平常人不當一回事的事，無聊的事情，都可以抽起，擺出嚟……個人仍偏好選擇一些舊的事物，新的，彷彿欠缺人性。我沒有聽過黑膠，但我會喜歡黑膠。上網跟面對



02



03



04



05

01 《BOOK VI》, 2009, INK ON PAPER
 02 《RECORD (SIDE A)》, 2009, INK ON PAPER
 03 《PHOTO 1》, 2009, INK ON PAPER
 04 《SNOW》, 2010, INK ON PAPER
 05 《SUITCASE》, 2009

面交流，我會喜歡面對面，較親密……牛仔褲，我也會買原色，盡量不洗，做什麼都穿著他，過程像繪畫……」

生活、工作，生活、工作，為生活打拚的人，都好像不會製造難題，而總是偏向於解決問題。電視長出雪花、出現雪花、藍光，正常人，也許只會想起維修二字，撥個熱線，找位師父來完事。但問題，本來就是用來思考，而不是解決。蘇格拉底的命題，從來都沒有答案。他門生柏拉圖的，也是；他門生的門生，亞厘士多德的，都是。藝術家，就如哲學家，因為他們就是那些總能在意外中有所收穫的人。他們愛思考，愛自娛，愛自找趣味，佻皮一點地說，他們都愛搗蛋自弄。問心，他們罪不過連自身的價值也不明確的人。

鄭鎮禧，廿來歲，就被觀以藝術家的名銜，嶄露頭角，你說是他幸運，我卻說他是可貴。政治化藝術、藝術社會化等的LABELLING都不能在他的展品上找到。在新媒體強勢盛行的世代，當藝術家都開始轉向新媒體藝術發展，策略性地PLAY WITH THE MEDIA而非再視藝術為一種EXPRESSIVE的載體，他還能忠於自己，能繼續以筆畫參與藝術創作，由情感出發，抒發自身的感覺和觀點，難得。多麼幸他沒有參一脚搞噱頭藝術！

鄭鎮禧《拾遺》(CLEANING)
 SITE: GALLERY EXIT 安全口畫廊
 TIME: 至 5 月 22 日

